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八　宋　魏仲舉　編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孫曰相公韋貫之也本名純以憲宗廟諱以字行韓曰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樊曰憲宗元和九年十二月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祝曰屬付也承○屬之欲切

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䩄祝曰䩄亦慙貌○䩄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嚴曰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絶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韓曰貫之父肇子澳皆不阿貴近以求進故三世皆謚曰正史臣美之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孫曰易鼎玉鉉鉉者所以貫鼎而舉之鼎鉉謂為宰相○鉉玄典切竊自惟度

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祝曰熙廣也書熙帝之載嚴曰燾大到切溥覆照也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祝曰百度百事也書百度惟貞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嚴曰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

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一本止有一句

為宰相賀雪表

韓曰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為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樊曰憲宗紀元和十年二月自冬不雨至於是月丙午雪嚴曰顏師古云宿麥謂其當經冬後漢注宿舊也麥必經年而熟故云宿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鑒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實一作感嘉一作善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

補注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視人如傷補注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爕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録表狀

二篇評說增改本末具於實録卷首矣䟽曰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録在十年頃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一有自字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録則名氏年代

不聞于兹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孫曰大歷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樊曰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一無去字）臣在史職（孫曰元和八年正月公為史館修撰）監修李吉甫（孫曰六年正月以吉甫監修國史）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録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

拾遺沈傳師韓曰傳師字子直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韓曰籍字夏龜共加採訪并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録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録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録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更一作皆比及身歿孫曰九年十月吉甫卒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孫曰十年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一作實積懟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録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錯誤聖明所監毫髮無遺愳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孫曰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録永傳無窮謹録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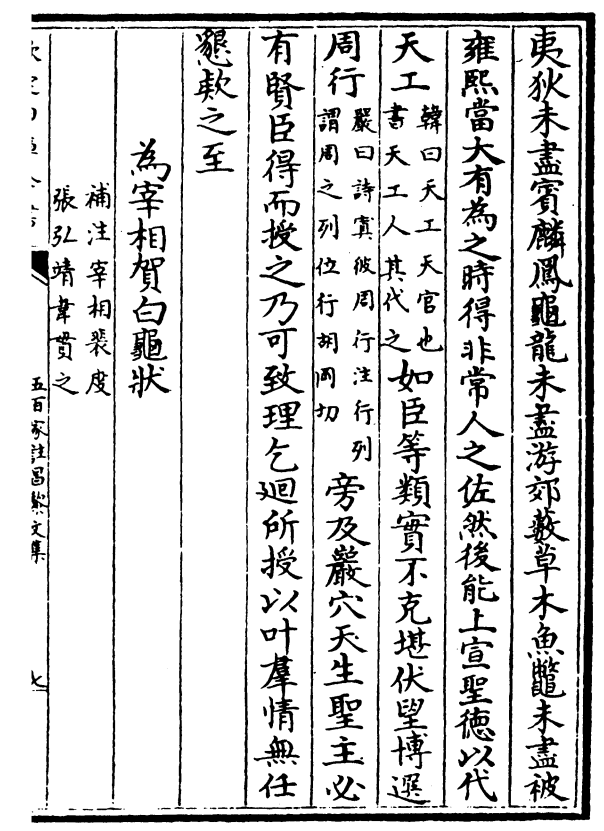
補注裴度字中立河東人正元五年進士及第至是有拜相之命公為作讓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為朝議大夫守刑部侍郎同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祝曰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韓曰左傳當官而行何彊之有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出官府廷乃

佐戎幕孫曰元和初度為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為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孫曰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已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闕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

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若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樊曰元和九年度為御史中丞）又毗邦憲（樊曰十年度為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踣（韓曰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氊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秖自内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爕和之任（孫曰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反側帝怒曰若罷

度官是姦計得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因遂相度忘其汚陋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孫曰莊子云湯以庖人寵伊尹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是舉於庖廚也高宗登傳說於版築祝曰孟子傅說擧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居釣孫曰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朝歌說苑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牛孫曰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為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


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

天工（韓曰天工天官也書天工人其代之）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望博選

周行（嚴曰詩寘彼周行注行列謂周之列位行胡岡切）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

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

懇欵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補注宰相裴度

張弘靖韋貫之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孫曰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孫曰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樊曰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出此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遠韓曰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此表所言合云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

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准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韓曰公嘗有荅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殷即侍御侑也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

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録

奏聞伏聽敕旨樊曰公此狀薦侑元和十一年冬也十二年公送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進王用碑文狀

李曰用字師柔太原人公時為右庶子撰其碑文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樊曰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右京兆尹李修是王用親表孫曰修者用之妹壻元和十一年七月為京兆尹傳用

男治等意孫曰用六子長子名治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

請一作謂伏以王用國之元舅祝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用之妹也位望頗崇

豈臣短才短一作知知字去聲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記其

碑文謹録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

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樊曰劉乂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乂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沿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迹聖恩弘奬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慄再欣再躍（再皆合作載字）無任榮忭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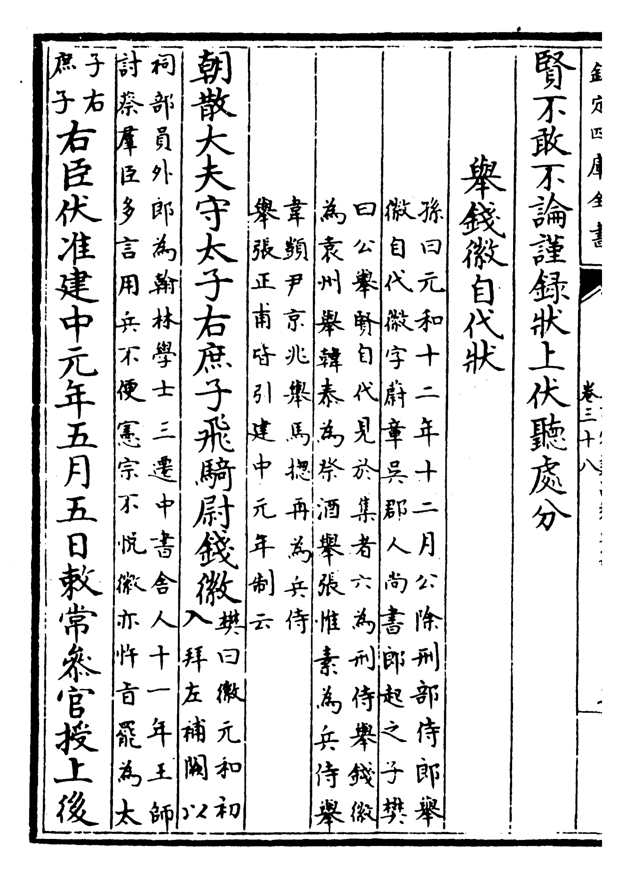
薦樊宗師狀

韓曰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已薦之於鄭餘慶後又薦之於

故相袁滋今又以狀薦於朝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孫曰元和九年三月以太子太傅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餘慶辟宗師為節度副使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嚴曰墓誌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才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受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



賢不敢不論謹録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樊曰公舉䝉自代見於集者六為刑侍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侍舉韋顗尹京兆舉馬摠再為兵侍舉張正甫皆引建中元年制云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樊曰徽元和初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蔡羣臣多言用兵不便憲宗不悅徽亦忤旨罷為太子右庶子右臣伏准建中元年五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

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孫曰建中元年正月初令常參官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等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要官及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史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數多者授之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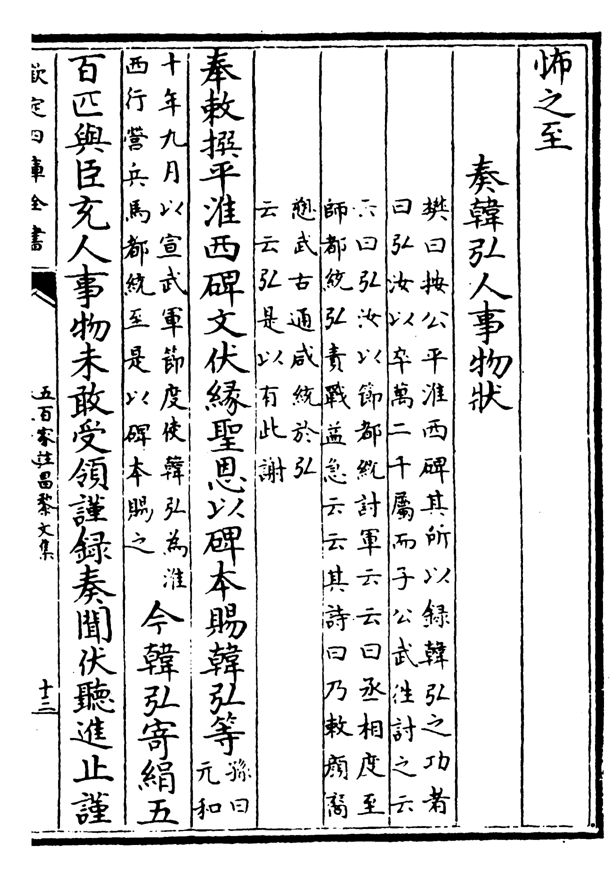
嚴曰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一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

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仆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臣其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孫曰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勅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

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補注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為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大小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暖昧暖烏盖切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兹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

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祝曰十萬曰億）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列（成一作森）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中博士内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一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吕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録封進無任慙羞戰



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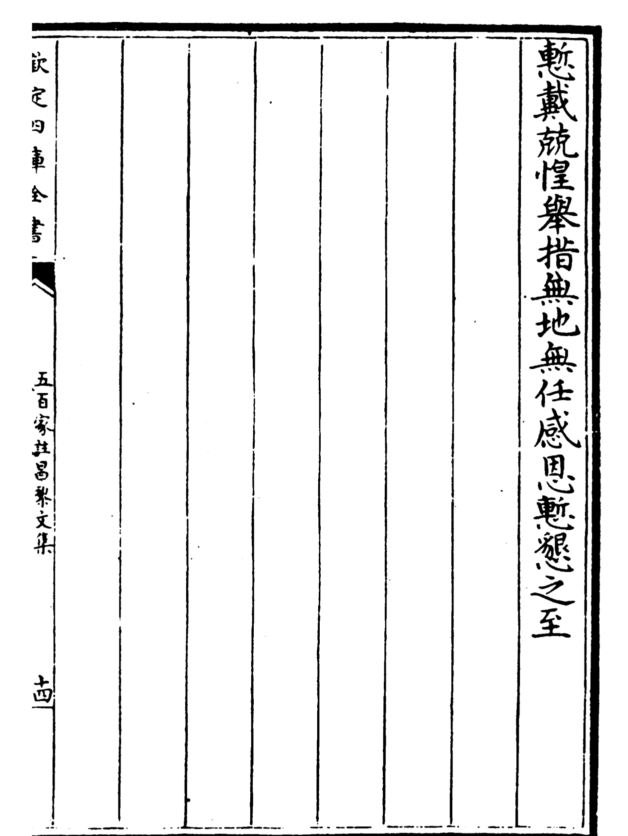
樊曰按公平淮西碑其所以録韓弘之功者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云云曰弘汝以節都統討軍云云曰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云云其詩曰乃敕顔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云云弘是以有此謝

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縁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孫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至是以碑本賜之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録奏聞伏聽進止謹

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賛聖功臣子之職下需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録勞效韓弘榮於寵錫（一作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



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三行其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刋本徙上行居字又脫至字據新書世系表刪增

第五頁前三行漢南海刋本脫漢字據考異增

卷三十六第二頁後三行注兎極於前犬廢於後刋本極訛殛廢訛吠並據國策改

第五頁後八行注但取酥酪之義刋本缺義字據文義補

第八頁前五行注糗餌粉餈刋本餈訛餐據周禮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注一本有處字刋本處訛處據天德堂本改

卷三十七第三頁後一行三司使選擢才俊刋本脫使字選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後三行退以表辭者八刋本表訛美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七頁後二行及郛州本脫及字據文章正宗及
天德堂本增
第七頁後三行遂入以居刋本居訖告據文章正
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益之以一二人刋本脫一字據
文章正宗及東雅堂本增
第十二頁後二行百萬分之一刋本脫萬字據文
章正宗及東雅堂本增

第十五頁後六行注皆與狀合刋本與訛烏據文

義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注物土貢者刋本土訛已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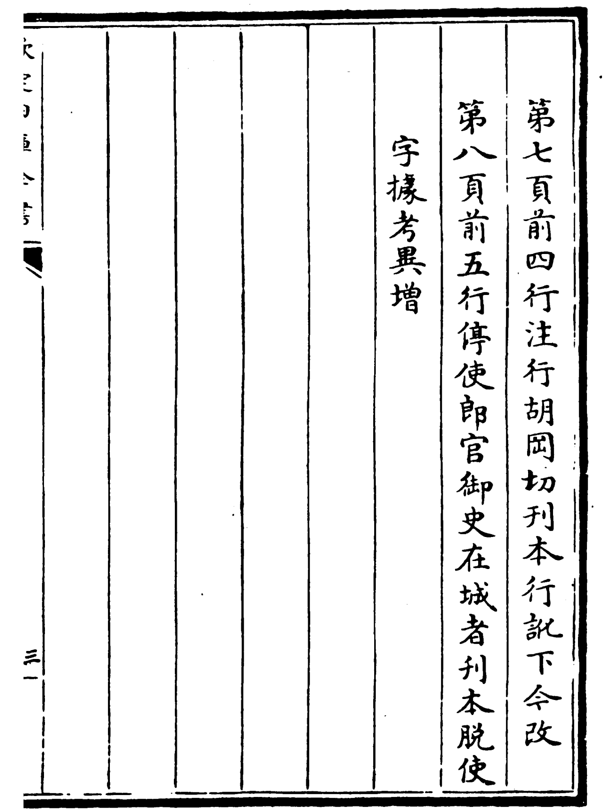
文義改

卷三十八第四頁後二行宣進止刋本止訛旨據

考異及東雅堂本改

第五頁前三行注以裴度為朝議大夫刋本脫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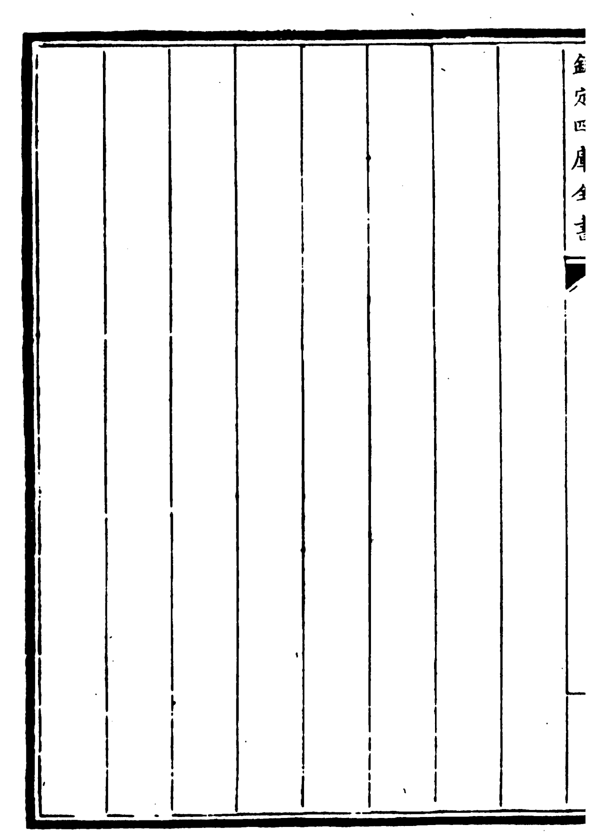
字又議訛請據唐書及表文增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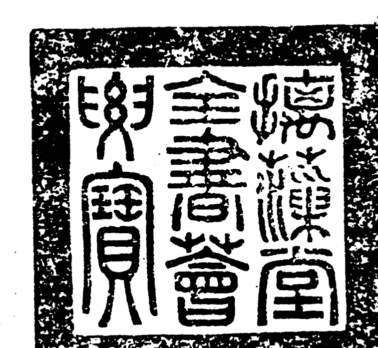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四行注行胡岡切刋本行訛下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刋本脫使

字據考異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九　宋　魏仲舉　編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嚴曰鎮州節度王承宗以元和十年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刺裴度傷首不死時積錢於東西市詔能捕賊者賞之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敕祝曰元和十年以狂賊傷害宰臣孫曰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元衡遇害

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樊曰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横屍路隅而不能擒賊因泣上為之憤嘆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積錢三萬貫於東西市京城大索公卿御將複壁重轑者皆搜之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孫曰神策大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上封稱賊出王承宗乃詔悉取承宗將卒得張晏等三十人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京兆尹裴武鞫之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樊曰李師道將訾嘉珍反留守吕元膺敗之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皆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淨為之謀至是饗士其徒白

吕元膺以兵掩郎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奪山棚所市山棚怨道官軍襲殺之圍淨既執於是窮治嘉珍察乃害元衡者見新史王承宗李師道傳公此狀未發嘉珍察前所上故云其餘兩人根尋蹤跡知自承宗一作明知發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樊曰七月詔數王承宗罪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樊曰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以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閒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延繞瞻視咨嗟嘆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受

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絶也士平士則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一無之人二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揮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以來繼

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其綺切又魚綺切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祝曰五州澤潞邢洺磁威德所加兵不污刃收魏博等六州祝曰六州魏博貝相澶衛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祝曰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針切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强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

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韓曰出論語○去上聲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韓曰出史記商君傳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

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韓曰出史記晉世家）昔漢高祖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韓曰漢高帝三年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一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

大功者（一有也字）亦未有不費小財而能收大利者（一有也字）臣於捕賊之人（捕一作告）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闕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戇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韓曰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官人三十持香花迎入

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鑒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補注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遂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一作臣某言臣伏聞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

流入中國　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但以神明事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平帝世劉向稱余覽典籍往見有佛經將知周時从流釋典秦雖爇除漢興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真誥云裴真人有三十四人弟子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陶隱居云長安中似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以此考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孫曰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

以問羣臣傅毅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自是始傳中國補注唐史作始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孫曰已上年歲皆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補注唐史無此時字中國

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歳孫曰皇甫謐云湯立七十年践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歳而崩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孫曰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中宗即太戊高宗即武丁也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歳周文王年九十七歳武王年九十三歳孫曰禮記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乃終穆王在位百年孫曰書穆王享國百年嚴曰據汲冢書自周有天下至穆王凡百年非穆王年百也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

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孫曰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一年太清三年凡四十八年補注唐史作四十八年今本作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孫曰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二月庚子凡三幸同泰寺捨身宗廟之祭不用牲牢孫曰郊廟牲牷皆代以麪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孫曰武帝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孫曰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臺城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

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補注唐史作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昞聖補注唐史以作聖明救斯弊其事遂止樊曰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無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事竟不行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

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舁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一有設字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以故一本故作至一本無以故二字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

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臠力兗切）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者（一無者字）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一作奉國命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孫曰宣政殿名）禮賓一設（孫曰元和九年六月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以待四夷之使設謂宴設也）賜衣一襲（孫曰單複具謂之一襲亦曰一稱）衛而出境（出境一作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

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可直一作宜令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音列祓除不祥然後進弔祝曰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襄二十九年左氏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今無故取穢朽之物親臨觀之觀一作視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

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補注邵太史曰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於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爲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樊曰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覲宰相意皇甫鎛忌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疎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漢楊惲見廢報孫會宗書語涉譏訕遂坐腰斬雷霆之怒臣子所當知畏公之此表不為過矣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

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獲禄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孫曰三月己卯愈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祝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書紂有億兆夷人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甸畿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

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一作親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孫曰南人名湍為瀧○瀧音雙難計程期颶風鱷魚颶其遇切鱷五各切患禍不測州南

近界（一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一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樊曰謂元和聖德頌及平淮西碑之類）紀泰山之封鏤白

王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雖一作縱)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孽一作孼)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繼孫(一本繼亦作以)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

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治功也（巍下一有之字治功一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補注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孫曰秦始皇二十六年登琅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得意）使永永萬年（一作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

可逢之嘉會（不一作方）而臣負罪嬰釁（祝曰釁隙謗人瑕也後漢欲乘釁并關中）

〇釁（許慎切）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曽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閒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一作逝）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撰曰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

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者也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樊曰時宰相皇甫鎛欲兼用孝德為號崔羣獨以為有睿聖則孝德并見憲宗聞不樂乃以他事罷羣為湖南觀察使）及闕輔百姓耆耋等（孫曰年八十曰耋）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情懇到（一作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祝曰乾符天文）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

人合慶日月揚先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抃踴躍（抃一作欣）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孫曰易元者善之長又體仁足以長人一無以字一無人字）發而中節之謂和（孫曰禮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孫曰昭二十八年左氏之詞）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孫曰易先天而天弗違）道濟天下之謂應道（孫曰易道濟天下故不過）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

類樊氏喜怒以類者鮮曰宣十七年左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一作字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内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議明堂辟雍之事一無講字一無議字撰集泰山梁父之儀一無集字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一漏

作墜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孫曰言將東封也徽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曽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街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一無刺史二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

撰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爲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上尊號大赦天下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孫曰十五年正月至袁州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税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徼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孫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言穆宗即位也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孫曰元和九年十二月公知制誥司

刑南宫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赦一作放授以方州徳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荅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劉曰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庚奉遺詔昭升大位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於上○一本作昭承天地神祇永有依

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韓曰易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樊曰元和七年七月乙亥帝為皇太子○宮一作官似非齒胄國學孫曰禮行一物而三善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涕一作泣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孫曰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叚文

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雖並賜金紫丁未貶宰相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參軍

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樊曰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也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十六相也見左傳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像之以永多福永一作求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徃因言事得罪先朝僻守遠方僻守一作

守郡拘限條制制一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廷無任欣歡踴躍
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二月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
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
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
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

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韓曰謂謫潮州旋沐朝奬待罪山郡韓曰謂徙袁州未離驍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樊曰太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駙馬都尉曖之女憲宗之后穆宗之母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先膺令典受冊宮闈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尊所生母郭貴妃為皇太后大中二年崩謚為懿安皇后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孫曰正元十一年正月憲宗第三子恒生於大明宮別殿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孫曰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孫曰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韓曰易帝出乎震垂衣御極式展臣

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一作賀慶）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樊曰公時守袁州）今月十六日（樊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釆五色（孫曰瑞應圖曰非氣非煙五色氛氲謂之慶雲）光華不可偏覩非煙非雲（孫曰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

謂慶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樊曰昭十七年左氏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之而作歌韓曰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正用事正一作王其日景戍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

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歡幸歡一作欣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并圖奏進無任欣抃踴躍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韓曰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舉惟素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考已深和而不同静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録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樊曰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泰字安平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孫曰泰永正元年十一月坐王

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孫曰正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孫曰正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徃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録奏聞樊曰泰後終潮州刺史

慰國哀表

樊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踴無地伏惟聖情一作心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韓曰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正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薦之用是自校書郎除國

子博士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静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録奏聞伏聽敕旨

韓曰籍後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登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宫郎謂此也

請上尊號表

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一無今字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樊曰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於有司旋定幽都樊曰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於有司析木天街洪曰天文志昴畢間為天街自胃七度至畢十

一度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星宿清潤北嶽醫閭孫曰恒山為北嶽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神鬼受職補注後山詩話退之上尊號曰析木天街云云子胥子賀赦曰釣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孫曰漢地理志周諸侯千七百國章亥所步洪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孫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山海經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極垂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六千里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一作賦西戎

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絶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孫曰謂賊皇甫鎛○一作姦佞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兾州孫曰淮南子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兾州積蘆灰以止滛水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孫曰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一本作定天下

兵刑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補注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即今之驛傳也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寡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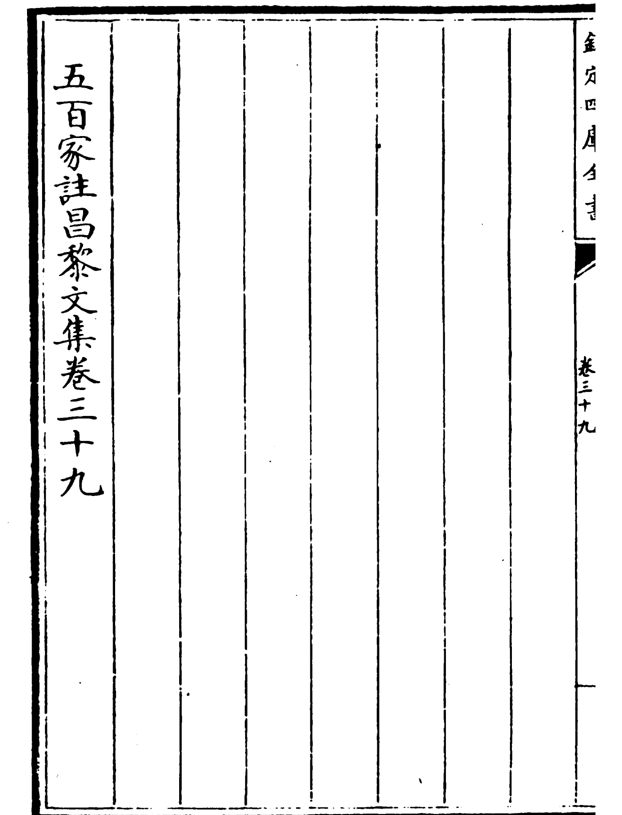
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思一作愚）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孫曰長慶元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一本無臣某誠惶誠恐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

（韓曰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顗自代顗字周仁見素之孫長慶初為大理少卿）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

官學識該達樊曰裴均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類布衣之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孫曰傳二十八年左氏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顗宜當之乞廻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録奏聞謹奏樊曰顗後終吏部侍郎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九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四十　宋　魏仲舉　編

狀表牒

論孔戣尚書致仕狀

樊曰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愈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頁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疏也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　孫曰孔戣字君嚴長慶三年四月自

尚書左丞以老自乞時年七十三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憂一作愛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主一作上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禄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

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孫曰已上皆曲禮之文注云謝猶聽也安車坐乘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孫曰詩蕩之詞典刑法則也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祝曰説文疹脣瘍也○疹音軫又丑刃切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况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

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謹録奏聞謹奏孫曰公上疏不報戣竟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二年正月卒贈兵部尚書

舉馬摠自代狀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舉摠自代摠字會元扶風人也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孫曰

長慶六年十二月拠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市井一作畿甸或作京輦）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樊曰拠嘗為安南桂管嶺南彰義忠武華州鄆曹濮等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録奏聞謹奏

賀雨表

祝曰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韓曰長慶三年公為京兆尹○一本邑作尹字）祈禱實頻（樊曰公年有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龍文皆以京尹禱雨也）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兹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孫曰有事祭也左氏鄭大旱有事於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雲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荄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懽呼倍於常

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表注本篇

嚴曰退之為京兆尹時作也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樊曰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至巳至一作及當虧不虧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

官㕘京尹補注公以長慶二年六月爲京尹十月罷親覲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舉張正甫自代狀韓曰公兩爲兵侍前長慶元年七月自祭酒初除則舉韋顗自代今三年十月自京尹再除則舉正甫自代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正元二年進士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孫曰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懐剛毅之姿嫉惡如仇雠見善若饑渇備更内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孫曰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氣志逾厲逾一作愈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謹録奏聞謹奏

袁州申使狀

樊曰王黄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臣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前如舊制元之所云

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孫曰使司謂江西觀察使司 右自今月三日後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公至袁州 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謹奉狀陳謝謹録狀上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韓曰李習之狀公行云其為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曰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

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皇甫持正神道碑亦云此疏乃為祭酒時所論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新一作所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黄家賊事宜狀

孫曰穆宗即位公自袁州召還有此狀不見用樊曰狀所陳凡三事其一移經畧使於邕州容州但置刺史其二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其三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嚴曰黄家賊即柳子厚所稱邕管黄少卿等是也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韓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公責守潮州其州雖與黄家賊樊曰黄家賊謂黄洞首領黄少卿也其地西接南詔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南事人南一作外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服一作食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

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一作此時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一有已字）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樊曰少卿自正元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

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行立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為解○一本作不下萬餘人黨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內一作因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樊曰十五年七月陽旻卒二月以行立為安南都護行至海門而卒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一作怒以至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樊曰旻卒以嚴公素為本管留後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樊曰時公素復上表請討黄氏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孫曰元和十五年二月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作凌）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

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

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孫曰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服讙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樊曰公之為袁州也袁人以男女為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傭得所沒歸之父

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隷行狀神道碑
新舊傳皆書之新傳所謂沒歸父母七百餘
人則出公此狀神道碑又云及還請著之赦
令則公此狀所云令因大慶乞令有司重舉

舊章一
皆放免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准律不許典貼良人男
女作奴婢驅使　疏曰雜律諸妄以良人爲奴婢用質債者各減自賣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減
一等仍計傭以當債直　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到州界內得七百
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
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

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旣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如上一有狀字謹具奏聞伏聽

敕旨謹奏

論淮西事宜狀

韓曰時憲宗欲討吴元濟遣裴度視師還奏師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旣而盜殺宰相憲宗

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議與裴丞相合故兵遂用它宰相有不便之者以它事改公為右庶子及度為淮西節度使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從度平蔡而還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孫曰至德元載置淮西節度管申光蔡三州）自少陽疾病（韓曰元和九年閏三月彰義軍節度吴少陽卒）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其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匱於賞給（匱一作耗）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皆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餉一作餽）雖時侵掠小有所

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也上一有之字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則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一作必勝之師必在速戰一作必不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刼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

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矣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祝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孫曰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

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孫曰九年十一月公知制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覊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雜處指使雜一作難一先不撫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隷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

征行之艱閭里懐離别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刼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歸本道據牒所追人額一牒作行或又無行字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

比之徼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繞一作繞）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

則兵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刼致有

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諸道

一時俱發（諸道一作四道）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

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

賊小縣可收百姓（收下一有泊字）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

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廹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敕諸軍一作率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怒固當以盡敵爲心固當一作固宜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

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往一作近）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

凶人喪䰟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孫曰淄青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恒冀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罰（罰一作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亦一作則）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吴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効少陽之歿（陽諸本作誠誤）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

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罰（一作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孫曰范陽謂幽州節度使劉總淄青恒州見上）祖父各有功業相承節制（承下一有命字）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孫曰李德裕勸討劉稹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洪敬詔云澤潞一鎮與河朔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嚴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即公此意也）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契曰食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鏄又奏置榷鹽法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户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

平叔所陳利害凡十八條公為隨條分析處厚則發十難以折之云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敕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

准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一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

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令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舊無充使以下十四字又宰相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羸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録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

史縣令録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廵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一無上四字）所亡所得一無羸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

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祗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三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

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儻或州縣和雇車牛（一無儻或二字）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輪納之時人事又別

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収其糧課一歳尚得十萬貫文令又稱既有廵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句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糴等並准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収其糧課一歳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

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糴之弊今又減罝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請一年已來請一作謂一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

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

與商人商人納摧糴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糴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糴鹽與

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六十恐羡六十兩字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疋絹三千今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

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疋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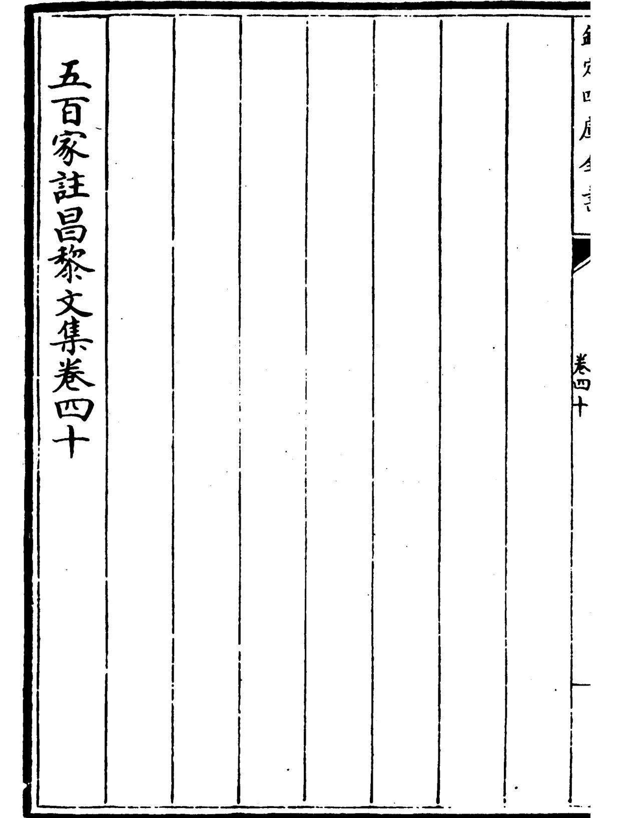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廵官檢責所在實户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

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一無鹽字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一本譴作於字又無下文苟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輙於諸軍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祝曰磑磨也世本公輸般作之〇磑五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訪一作防）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推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則一作有）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覔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其罪（其一作何）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収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

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収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准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勑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録奏聞伏聽勑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四十

謹案卷三十九第二頁後八行號令指揮刋本指訛旨據天德堂本改

第三頁前三行注六州䰟㩮貝相澶衛刋本澶訛盧據唐書改

第五頁前二行題注馮宿刋本馮訛鳴據唐書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到任上訖刋本脫任字據東雅堂本增

第十六頁後五行齒胄國學刋本學訛家據禮記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注糺纓纓兮刋本糺訛禮係沿坊本尚書大傳之訛據馮惟訥詩紀改

卷四十第一頁後五行然如戮輩刋本如訛而據天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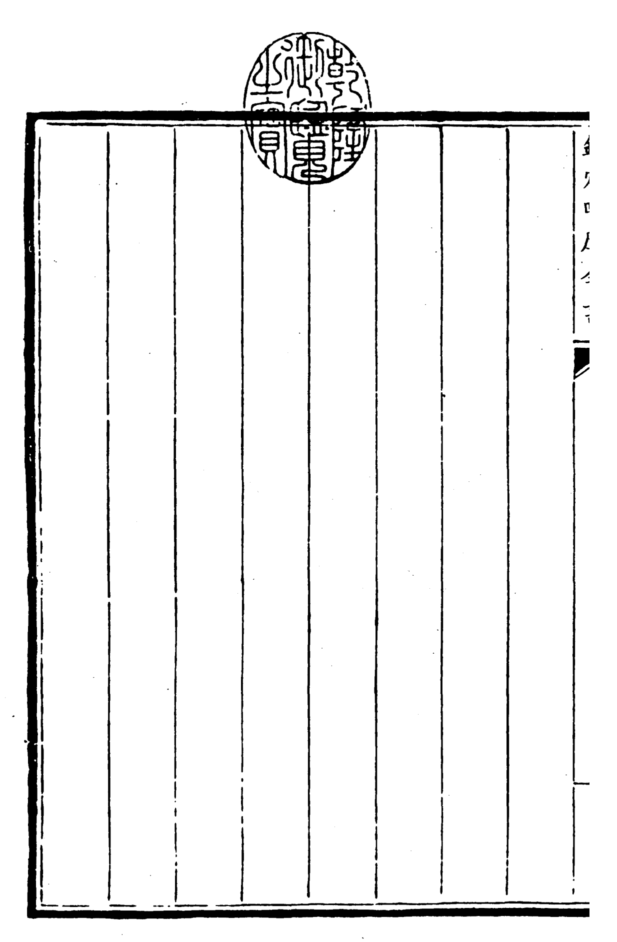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七行則深壁高壘刋本脫則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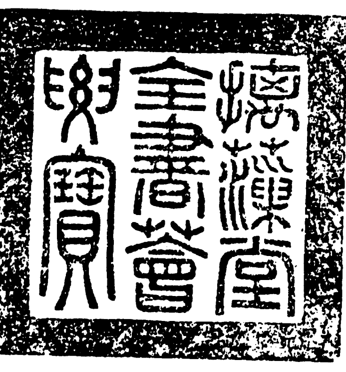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前四行因其有請刋本脫有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十九頁前四行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刋本脫尚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二十頁前四行從來糶鹽而食刋本脫從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二十頁前八行而不見其遠也刋本脫而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